



“咬秋”，穿透历史的精神关爱

Social Context of Drama <Beginning of Autumn>

话剧《立秋》的人文语境

□王琪森

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我们的农历节气中寓有丰富隽永的语境意味和象征作用。立秋，象征着成熟、丰收，亦代表着蜕变、涅槃。记得儿时的江南，家家户户都要在这一天吃西瓜和黄金瓜，以解一个夏季淤积体内的热毒。北方人也吃瓜果，名谓“咬秋”，同样有避邪去毒之意。

山西省话剧院大型话剧《立秋》，将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和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集中在立秋这一天展示出来，表现了新旧交替之际的蜕变与涅槃这一“戏核”。民国初期，是一个风云汇聚的多事之秋。改朝换代、时局动荡，使中国近代商业金融业的发源地——山西平遥的老票号经受着严峻挑战和生死抉择。在西方银行的冲击下，“丰德”经营滞后萎缩，市面混乱造成人心恐慌，挤兑风潮难以抵挡，加上乱军冲击，银库被抢、金匾被烧，眼见得富甲天下、汇通四方，经营了五百年传了十三代的“丰德”大厦在立秋之日即将倾覆。于是，传统保守的“票号派”和现代革新的“银行派”进行了生死较量和强烈冲突。为凸显真实的命运感和浓郁的情感性，《立秋》采用了复式结构，即两条线交叉并进与互为呼应：一是家族命运的兴衰沉浮，一是豪门恩怨的爱恨情仇。

家庭命运的兴衰沉浮属于男人戏，充满着阳刚强悍、悲壮激烈而动人心魄。豪门恩怨的爱恨情仇则

属于女人戏，交织着阴柔委婉、悲怨缠绵而催人泪下。剧中有一副言简意赅的对联，亦是马家历代恪守的祖训：“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一日之勤。”在汉文化圈中，或是在我们民族的精神

深处，始终有一种祖训和家规文化，成为一种精神操守、人格基因、伦理规范和言行底线。这既属于历史意识，又属于人文观念。马家的掌门人是相当敬业、相当勤勉的，然而他却思想保守、观念陈旧。于是，这种敬业与勤勉就转化成一种可怕的僵化、固执与封闭。面对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他只能心力交瘁、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原本是优秀的传统精神却被蜕变成沉重的思想包袱而令人窒息。对于马老爷来讲，“立秋”过后，属于他的只能是“冬至”，他不能拥有“立春”。

在这座号称“山西紫禁城”的马家大宅中，几代红颜的婚姻都浸透着血和泪，她们没有爱情、没有欢乐，只有婚姻、只有屈从，成为家庭利益祭坛上的供品。更为可怕的婚姻范式是：当时在山西，这样的豪门望族、锦衣玉食之家，女子



一旦许配给男人，就得被锁在绣楼上，过着幽禁孤独、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有等过了数年后，当男人来迎娶时方才可以下楼。倘若男子一旦毁约，那么这个女子就有可能被终生禁锢，或是成为一个“不祥之人”。马家小姐承受着这种不幸。她空守绣楼6年，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未婚夫昌仁却已有了情侣，马老爷得知此情，逼她重上绣楼。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在昌仁的鼓励及奶奶的支持下，马小姐毅然出走。对她来讲，“立秋”过后也许还会经受“冬至”的考验，但她终将拥有“立春”。于是，《立秋》丰富深邃的戏剧语境、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及惊心动魄的人物命运，就这样转化成生动多元的受众感应、耐人寻味的观赏体验及厚重淳朴的人文精神，其批判的锋芒穿透历史的阴霾，其人文的关爱温暖着当代人的心灵。